



奉化市区望悠路12-1号有着一个特殊的大家庭。家庭成员共有58人，年龄最大的92岁，年龄最小的20岁。40人拥有残疾证，其中有23人患有精神或智力残疾，8人有肢体残疾，9人有视力、听力等残疾。

“家长”名叫张碧芬，一位看上去文文静静的中年妇女。她1962年出生，1978年从奉化医训班毕业，开始医护工作。12年前，她从奉化方桥卫生院产科医生的岗位上辞职，卖掉自家楼房，筹集资金，办起民营养老院。历经艰辛，如今她为办院还负债近30万元。

对于张碧芬的人生选择，很多人表示不理解。张碧芬却说：“我对自己的选择从来没有后悔过。”

记者 毛信意 通讯员 马宜奋

## 奉化产科医生张碧芬辞职、卖房创办养老院

# 用爱撑起一个“大家庭”

- 从92岁孤寡老人到20岁残障青年，无不悉心呵护
- 她曾和64岁的精神病老太把腿绑在一块睡
- 她受伤住院，因为离不开她，有人为她自残和自杀

### 92岁孤寡老人有了干女儿

春日的阳光，暖暖地洒向大地。在一个四五十平方米的院子里，一群人或坐或站，静静地晒太阳。

记者刚走进奉化普天乐健康乐园采访时，一切看上去很宁静和谐的，但很快就被一阵怒吼打破了平静。

“这是绿茶，我不要！我要龙井茶！”一位老人拿着一包茶叶，在院子里大发脾气。有两位护工紧紧地抱着他，不让他乱摔东西。

张碧芬立即从办公桌上拿起一盒龙井茶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您看，这是龙井茶。”老人接过茶叶，打开盖子，闻了又闻，露出一副不信任的样子。张碧芬立即递给他一张纸片，上面写上“西湖龙井”几个字。老人看到这几个字后，这才心满意足

地拿着茶叶，去泡茶了。

这位老人姓顾，是位孤寡老人，今年92岁，耳朵不好使，还有轻度的老年痴呆症。老顾在张碧芬开办的养老院里，生活了12年。

2003年7月23日，奉化市人民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，奄奄一息的老顾被亲戚送进了张碧芬开办的养老院（当时名为“常青休养院”），希望张碧芬能给予老人“临终关怀”，让他走好人生的最后一程。

在此后的一周，张碧芬不分昼夜守护在老人身边，喂煮粥汤，擦洗身体，扇扇降温……

奇迹出现了。一周后，老人“活”了过来，身体慢慢硬朗起来。

2004年春节，养老院里突然传来老

顾的痛哭声。

“顾伯伯，您为什么哭啊？”张碧芬问。“别人都有家人、亲人来看望，我没有一个人来看望，越想越伤心。”老顾答。

“以后，你就把我当作女儿吧。”张碧芬立即安慰。

没过多久，张碧芬让19岁的女儿凯凯也来认亲了。此后，凯凯只要一有空，就去看望，亲热地叫着“外公”，老顾又笑逐颜开了。

养老院里，共有7位孤寡老人，一年到头很少有人来看望他们。

“这些老人没有家人、亲人，如果我不好好照顾他们，那他们就实在太可怜了。”张碧芬对他们特别孝顺，每一件事都放在心上，每次换季的衣服，都提前准备。

### 和精神病患者同睡一张床

里的花盆，躺在地上打滚，还死死地揪住旁边一位老太的头发不放……

张碧芬和3位护工立即赶过去，把阿正拉开，安抚。

下午2时，护工们拿来了蛋糕等点心。阿正嘴角流着涎水。张碧芬始终和颜悦色地紧紧扶着他，一边为他擦口水，一边喂他吃点心。

“姆——妈，姆——妈。阿——姨，阿——姨。”每给他喂上一口点心，张碧芬就尝试着让他学着说话。

阿正是去年5月入住的。父母在溪口务农。因为儿子生活无法自理、爱发脾气，他们无心劳作，生活越来越困难。

“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们要崩溃了……”在送阿正到养老院的那天，阿正的父母再三恳求张碧芬，“求你收留阿正吧。”

“我本来不打算收他的，可看着这样一家人，我又心软了。我相信，只要用心，阿正也会被我感化的。”张碧芬说。

### 意外受伤有人为她自残自杀

上百人。

今年2月9日，奉化市区一位戴姓老人，在弥留之际被家人送到养老院。张碧芬对他精心护理。2月11日早晨8时，老人艰难地睁开眼，告诉张碧芬：“凭良心说，如果我早知道有你们这个地方，我一定早些来了。”说完这话后，9时不到，老人就平静地去世了。

事后，老人的家人为表示感谢，给养老院送来了一台彩电。现在，这台彩电就放在养老院的大厅里，供大家观看。

2010年10月3日，养老院电灯线路发生故障，她爬上高处检查，一脚踏空，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。医生诊断为“肝脏粉碎性破裂”。结果，她的肝脏被切掉了四分之一，住院40多天。

如今，这里收留了20多名精神疾病患者。每周一次，宁波康宁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季定素，会按时来这里为他们看病，配药。每天两次，张碧芬会按时把药物分发给他们，看着他们把药吃完。

“这些人患有精神疾病，本身已很可怜了，我不能轻易放弃。现在他们比刚入院时情况好多了，我很开心！”张碧芬说。

2011年3月，一位64岁的老太住进养老院后，不肯进食，喜欢裸奔。张碧芬用针筒装牛奶，给她灌食。同时，又给她特制了一副袖套，防止她随意脱衣服。晚上，张碧芬与她同睡一张床，把老人的左脚与自己的右脚绑在一起，防止她逃脱。

几个月后，这位老太终于变得“听话”起来。

季定素说：“像这样的事，只有张碧芬能做得出来。很多人对精神疾病患者惟恐避之不及，更不要说同睡一张床，把自己的脚和精神病人的脚绑在一起了。”

张碧芬摔伤住院，牵动着院内所有人的心。一个名叫“阿二”的精神病患者左臂上留下一条长长的刀疤。原来，在张碧芬住院期间，他产生了幻觉：“有人告诉我，只要我砍自己的左臂而不喊出声来，院长的病就会好的。”他真的砍了自己的左臂，后来被强制送入医院。

其间，还有一位老太被家人接出养老院，但没过多久，她因想念养老院，而选择了自杀。

对于张碧芬的人生选择，很多人表示不理解。张碧芬却无怨无悔。“阿二自残，老太自杀。这两件事，对我的影响非常大。我觉得，我没有退路，只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，把养老院办得更好。”她说，“我办院12年，付出很多，但也很值得。”

### 辞职、卖房只为这个“家”

张碧芬1978年起从事医护工作，曾是奉化方桥卫生院的产科医生。本来，她也许会在医生的岗位上，一直做到退休。

1997年至1998年，外婆、公公和一位亲戚，先后患上了老年痴呆症。这让张碧芬萌生了创办民营养老院的想法。她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。

2001年下半年，张碧芬说服家人，把在奉化城区的一间三层楼房出售，共筹得30万元启动资金。2002年1月，她拿到了省社会福利机构开业许可证。

最早入住的只有张碧芬的外婆、公公和那位亲戚。慢慢地通过宣传，入住人数扩大到23人，最多时达到98人。

办院12年，钱没有赚到，张碧芬反而借了近30万元外债。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目前入住的50多人中，每人每月收费600-800元，其中部分残疾人每月最多只能交三四百元钱的残保、低保金。3位完全失能的老人，每人每月1500元。而每月她发给护工们的工资，每人平均至少2500元。还有电费、水费、房租费，吃的用的都需要打理。作为“家长”，张碧芬必须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分钱。为了节约开支，院内所有人的理发任务，都是她承担。

“现在，我女儿每年资助1万元，我自己每月约3000元退休金，都补贴在这里了。去年，社会各界累计资助了2万多元，奉化市残联发放了近9万元的专项补助经费。如果没有这些钱，我真的撑不下去。”张碧芬感叹。

除了付出经济上的代价外，还有情感上的代价。因为入住的精神病患者越来越多，丈夫坚决反对。最终，两人不得不离婚。说起这段情感创伤时，张碧芬还是十分难过，所幸她现在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伴侣。

### ■记者手记

#### 向张碧芬致敬！

我先后两次去采访，很想与张碧芬坐下来面对面交流，但非常困难。因为养老院里不断有状况发生，需要她立即处理。我们的谈话往往刚开了一个头，就不得不中断。

“阿姑，帮我把鞋子后跟扳进去吧。”一次，当我走到一位老太身旁时，正在太阳下打盹的老太突然拉住我的衣角。

我惊讶地打量四周，慢慢蹲下身子。老太穿着一双深蓝色的棉布鞋，后半部分被踏平了，两只脚好像穿着棉拖鞋一样。我轻轻地提起老人的脚，费力地帮她穿好鞋。

这个过程中，我的心一直在怦怦狂跳。因为这位老太也有老年痴呆症，我担心当我蹲下身子帮她穿鞋的时候，她会不会突然抓住我的头发，袭击我？

然而，像我这样提心吊胆的情景，对于张碧芬来说，是再寻常不过了。宁波康宁医院的季定素医生说：“即使专业医疗机构，对精神类疾病患者管理起来也很困难，张碧芬要照顾管理这些人，实在太不容易了！她的付出，是我们常人难以想像的。”

一个人12年如一日，从事着一份特殊的爱心事业，她该有多么强大的内心啊！

记者了解到，截至2013年末，宁波市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118.7万人，占户籍人口总数的20.5%。宁波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。正常人的养老问题已相当突出，残疾人、尤其是有精神残疾的人的养老问题，就更加突出了。

社会需要像张碧芬这样的爱心人士。向张碧芬致敬！